

野中書齋

# 史奧的秘

紺琴齋

李之文

文獻出版社印行

1525-3

野草叢書之二

# 歷史的奧秘

紺弩著

文獻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

二之書叢草野

# 秘奧的史歷

每冊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費

每冊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費

印	總	發	著
刷	經	行	者
者	售	人	者
國	科	夏	紺
光	學	雪	弩
印	書	清	
刷	店		
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十 三 年 六 月 初

# 歷史的奧秘目錄

題記 ..... 一

父親 ..... 四

巨像 ..... 二二

當近四鄰時向部員的大致

歷史的奧秘 ..... 二〇

記周佛海 ..... 二六

游呂菊芬 ..... 三三

從陶潛說到蔡邕 ..... 四一

卷十 亞細亞的變遷

時間的啓示 ..... 五四

失掉南京得到蕪窮

.....六四

莎士比亞應該後悔

.....七七

飛機的用途及其它

.....八〇

汽油——藝術

.....八五

老子的全繁

.....九四

魯迅的偏狹和向培良的大度

.....九七

從沈從筆下看魯迅

.....一〇二

略談魯迅先生的野草

.....一三

眼晴

.....一

歷史的與雜目録

益不最主意。雖然美其名曰以賣文爲主，總想藉與自己的文章，藉以賣錢。

費本來不礙幾錢，夫心，不寫辦文。並不因爲什麼高尚的出版，主要的原因，

### 題記

我出書的運氣非常不好。八一三直前，我在上海。正直三本書要印，一本是小說集，「兩條路」，一本是關於語文運動的論文集「語言、文字、思想」，另外一本是文藝方面的論文和雜文集，「廟子的散步」。三本書每本都在十萬字以上。因爲自己不是什麼大作家，找不到根基穩固的書店承印，只能交給幾個新辦的出版社。板排好了，有一本還校對過，不料八一三的砲火一響，那些出版社有的觀望，有的改途，無人負責，不久，自己也離開了上海，結果我的約莫五十萬字的文章，一齊連底稿也無影無蹤了。那三本書中最使我懷念的是「語言、文字、思想」，我是對於語文問題與語文運動曾經下過一點功夫，而且說了些別人所沒有說過的話的。

厚一點的書遭遇如此，剩下的就只有兩三萬字一本的小冊子了，這一本是第

四本，還是字數最多的。

我本小冊子以抗戰以來所寫的雜文為主，也略用了幾篇以前寫的。這中間應該還有幾篇文章，因為沒有存底，沒有收入。其一是一瑪德里曲不可以唱，發表於抗戰前的自修大學，並曾為南京某報所轉載，是為陶希聖反對唱瑪德里保衛曲而作。其二是「死的教訓」，發表於武漢淪陷前的大公報戰棧，是指出汪精衛的文章中的漢奸理論的可怕處，其三是「談是非」，發表於武漢的「哨崗」，是糾正崇拜曾國藩胡林翼的見解之錯誤，忘記了是對誰發的。其四，其五題目都忘記了，但記得內容都是反對汪精衛的言論的，離開上海時，曾交給夏衍先生代投某刊物，或者被認為苛論吧，終於未見發表，原稿也自然石沈海底了。那些小小的文章，自然誰也沒有注意，然而在我自己，是曾經用我的真知灼見燭照了那般妖魔鬼怪的。因此，我懷念它們。

我本來下過無數次決心，不寫雜文。並不因為什麼高尚的理由，主要的且為不是生意經。既然美其名曰以賣文為生，就應該使自己的文章能夠賣多點錢，

以便「生」得像樣一點。雜文一則無從寫得很長，以換取大筆的發表費；二則沒有書店肯出版，讓稿子在發表之後再賣一次——每篇文章如果只能賣一次，作者除了餓死，就只有改行。三則沒有稿費的刊物，可以毫無愧怍地向你要稿，要不到還可以發皮氣，其意若曰：別人的長篇大論，費了很多心血，自然不便強要，至於閣下的大作，不過區區雜文而已，文章一篇，字數兩三千，有沒有稿費，何足掛齒？四則……，五則……寫雜文而氣悶的事還多，最重要的是誰也看不起，不過這與生活的直接影響還少，姑且不談。

不料這回來桂林，偏寫了一些雜文，而且還能出這一本雜文集子，這是應該感謝野草的編輯同人的。

不過也許是一種啓示，我寫的文章實在太雜，幾乎沒有一種文章沒有寫過。雖然寫過各種各樣的文章，却沒有一種文章寫得好，只有這雜文，有時還聽得到拉稿朋友的恭維。那麼，也許我的全部作品都應該叫雜文，寫雜文也許正是我的看家本領，而這本小冊子反而是我的「代表作」！那麼，那麼，去吧，我親愛的雜



本論、而正等候着你！

文、人間的冷眼正等候着你！

親、父、親、

### 父 親

不說也……

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生死人而肉白骨」。

還有一「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是一樣。在古舊的使用的場合，前一句話大約是感恩戴德；後一句話則是對於所

謂聖賢豪傑底特立獨行的稱頌。無論在那種場合，都是對個人說的，一方面誇示

着個人，一方面也把用語底意義弄狹小了。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是一種僭妄，

無論個人有多大的力量是不能誇大到這種程度的。世界上有一種真能生死人而肉

白骨，真能使頑夫廉懦夫立的力量，但決不是個人而是這時代。

我們生活着的這一時代，是個偉大的轉換時代，也就是革命和反革命，壓迫

和被壓迫者的勢力鬥爭得最激烈最尖銳的時代。在中國，一方面是國際帝國主

這現階段上尤其是遠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們的勢力，一方面是漢奸賣國賊以外的人民大眾的民族革命的勢力。在這尖銳的鬥爭中，一方面是無數的民族英雄為民族解放而獻身的表演；一方面是民族底敵人底瘋狂的殘虐。兩種相反的行爲，無論那一種，在一定的情勢之下，都可以使人感奮，自覺而勇敢。用老話說就是，死人也叫以使他活，白骨也可以使他長肉，頑者廉，懦者立。

把轉換時代底這一意義最具體地表現出來的是高爾基底「母親」。母親，是一個沒有知識的老朽的人物，對於這社會底本質的不合理，一點也沒有理解。然而因為目標在工廠裏做工的兒子及兒子底同志們底英雄的獻身，和工廠主，官憲，警察，軍隊們底一貫的殘暴，她自己終於覺悟而成為最前綫的鬥士。固然，你可以說，因為獻身的被殘害的是她底兒子，所以她能自覺，沒有甚麼希奇。但是誰說過，革命是完全出於所謂自由地，第三種人底同情及義憤，而路見不平，挺身而起，拔刀相助麼？要是沒有，這正足以證明革命底非神火木而言之，和全階級底利害節小而言之，即個人底私生活密切地關聯着呀！結果自然也就了。

並且，革命的火燄如果還沒有燃起，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已經燃起了，那就無論壓迫者用怎樣殘酷的手段來摧殘，屠殺，也決不能使那火燄熄滅。剛剛相反，只有更煽起這火燄使它擴大而加速燒燬自己底台基底速度！爲甚麼呢？因爲這瘋狂的行爲，一定會增加敵階級底憤怒，一定會加強戰士們復仇的決心，一定會使本來猶豫觀望着的人們，加深自己底認識與勇氣。那末，在這樣場合，如果說最清楚地了解這鬥爭底嚴重性，最容易鼓起復仇的決心和勇氣的往往是鬥士們底家屬尤其是疼愛兒女的父母，應該是用不着怎樣解釋的。

我在東京的時候，日本文化界遭遇了兩件不幸的事，一件是理論家藏原惟人底被拘捕，一件是作家小林多喜二底被拷打而死。和這兩件事相關聯我碰到了一個和高爾基底「母親」里頭的母親一樣的人物——藏原惟人底父親藏原惟廊。

第一次知道老藏原，是在一家書店底書架上看見藏原底論文集「新興」與「文化問題」，這集子是藏原在入獄以前，用好幾個筆名，在好幾個刊物上發表過的。入獄以後，由老藏原搜集起來出版的。末尾，有他一點短短的「書後」

之後，從他自己到監獄裏去探望藏原的經過說起，隨後說到這集子內幾篇文章底來歷，末後，「爲了他（藏原）和他今後恐怕一刻也不忘記的新興文化運動，希望這本書爲關心惟人底理論與實踐的所有的人們所讀到。」這，也許是這平常的文章，我當時却受了很深的感動。

小林被打死之後，老藏原在「文學新聞」上發表了一篇哀悼的短文。短文底末幅，他對文化運動者們表示了這樣英勇的態度：

我決定把身體弄強健，無論到甚麼地步，也做你個底後援者。我看見你們底鬥爭的英雄姿式，就抱着絕大的快樂和希望。爲了做你們底後援，無論會陷入怎樣悲慘的境遇，也不敢辭，請對伙伴們全部地這樣說吧！我是除了這樣辦以外，沒有甚麼活下去的心情的。爲鬥爭，那怕只活一天，也就很夠了，我想……諸君，莫把小林君底死，弄成白死了哇！

這是多麼真率的，富於刺激性的文章啊！不錯，老藏原大概已經上了六十歲的高齡，並且他自己也聲明過，對於文化運動也不很了解。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生在這生死人而肉白骨的時代，頑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老」或者「不很了解」怎能阻止人成爲一個鬥士呢？

中國是個個個的國家，壓迫着中國人民大眾的勢力更爲複雜，方式也更爲殘酷而野蠻。在殘酷而野蠻的壓迫之下，我們已經有無數的英勇的犧牲者；那末像「母親」里頭的母親和藏原惟人底父親那樣的老英雄是不會少的，梅世鈞烈士（讓我們對我們底死者致敬吧！）底父親梅耀宗先生就是一個；所不同的是，梅耀宗先生不僅是個階級的鬥士，同時又是個民族的英雄罷了。

梅世鈞底死和五卅前夜的顧正紅遇害沒有什麼兩樣。但顧正紅一死，掀起了巨大的五卅浪潮，梅世鈞案件却没有掀起同樣的後果；這固然有種種原因，作爲決定的原因之一，就是現在遠東帝國主義加在中國人民大眾身上底枷鎖更爲沉重，更爲嚴密；效忠於遠東帝國主義的漢奸賣國賊更爲衆多，更爲無恥了。遠東帝國主義強盜對中國的壓迫，已經用不着拿梅世鈞案件來證明；它底暴行已經超過這樣案件千萬萬倍，而且還要加大增多，一直到完全併吞中國的時候。那末，

回答這種暴行，當然而且也必然含有超過五卅，超過過去任何運動千千萬萬倍的偉大的運動，在全國全民族的偉大的民族革命運動總暴發的前夜，千千萬萬的八民大衆走向民族革命的戰線上來，是意料得到的；在那里頭，我們就看見了是過去的犧牲者底骨肉至親的梅耀宗先生，和他所發出來的宣言（給文化界救國會的信）。

梅世鈞同志是我的兒子。他慘被日帝國主義者打死，我應該摩拳擦掌犧牲回映，我自己的生命爲他復仇，但在事實上却未能盡爲父的責任，反而受你們各種優越的撫恤和慰安，這是我引爲最難堪最慚愧的事情。鄙人雖未及壯年，我摯愛的先生們，在阿比西尼亞的滅亡中，在中國東北土地的淪亡及梅世鈞同志的慘死中，我才深知帝國主義的殘暴中國漢奸們之怯懦卑鄙無恥。中國工農勞苦大衆要想免除飢餓貧困，失業的痛苦而走上求生的大路，只有快快自覺起來，憑着自己階級的力量，與世界弱小民族及平等待我之國家共同攜手，努力前進，才能夠消滅吸取人類大衆血汗的強暴者，剝削

者。其間論及：發式匪徒、衣箱被盜、劫掠人財、大盜血戰、匪徒、賊匪、親愛的先生，我現在很鄭重的向你們宣誓我要把我的熱血與頭顱貢獻給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誓爲自己工農大眾的兄弟們而奮鬥犧牲，做你們領導下的一個戰鬥員；這樣才對得起梅世鈞同志才對得起革命領導者的你們才對得起世界無產階級的兄弟姊妹們；——救亡情報第九期——

以文章而論，梅耀宗先生底宣言，缺少像老藏原底文章那樣感人的迫力也未可知；可是朋友，我們現在不是衡量文章的時候；在我們眼前的也不是衡量文章的事件。梅耀宗先生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強盜殺死了他底兒子，破壞了他底生活底平衡，或者還打滅了他底精神底寄托乃至衣食底倚靠；他除了參加民族革命，再沒有路走。梅耀宗先生又告訴我們：有成千成萬的中國人民大眾，像他底兒子一樣，被帝國主義強盜屠殺了；那些成千成萬的人民大眾也一定是更多的人民大眾底兒子或父兄；帝國主義強盜不但奪取了成千成萬的人民大眾底生活；那比這多的人民大眾，已經，正在或將要和他自己一樣，走向民族革命的戰線上來，梅

耀宗先生還告訴我們：那些走向民族革命戰綫的人民大眾中間，固然有不少的人像他自己一樣，能夠用文章表示自己底決心，更多的却是鐵一樣地沉默着；固然有不少的人能夠像他自己一樣地大澈大悟，一定也有沒有這麼高的理解，僅僅單純地爲了復仇，單純地爲了失掉了生活的路。那正是些貧苦的人民，無依無靠的人民，甚至是無智無能，文化，教育，知識，道德的國土以外的人民；然而把每個這樣的人民結合起來也正是真正能夠打倒帝國主義強盜，斬盡殺絕漢奸賣國賊的偉大的人民。成千成萬的人民死了，然而成千成萬的人民活了；無數的人民變成了白骨，然而無數的白骨變成了人民；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這一切都是民族革命運動底基本隊伍。

那些走向民族革命戰綫來的人民是偉大的；梅耀宗先生也是偉大的。可惜我不是一個作家，尤其不是像高爾基那樣偉大的作家，不能把這些偉大的人民鑄爲典型，表以形象；辜負了我們底時代，也辜負了我們底民族英雄。

一九三六年某月於上海



典壁，素以好學，事負丁疾，門生輩升，由事負丁疾，門生輩升。

### 巨像

朝暉透過清晨的薄霧，斜射在我的頭上，臉上和周身。我站在一個懸崖的邊

沿，而前的大地像被一刀削去了似地沒有了。百尺以下，是咆哮着的流泉，從那

峭壁上橫斜地伸出野草，雜樹和叢竹，它們帶着晶瑩的露珠在晨風里徜徉。從野

草，雜樹和叢竹的掩映中，流泉送來破碎的銀色的水光；和朝暉的黃金的光，和

草樹的碧玉的光，錯雜，交綫，像狡黠的少女用誠言和謊語織成的情話擾亂你的

心曲一樣地眩耀着眼睛。

聽那一百種小鳥在樹叢里歌唱，密語，那是司音的女神在愉快地撥弄靈巧的琴絃

。它單純可又繁復，擾攘同時清幽，莊嚴而詭譎，平凡亦新奇；低訴里突起一聲

高歌，短曲中拖出無盡的長調。我想像着一羣能言的稚子和學語的嬰兒睡醒後的

那一片天機的嚶舌！